

禮記注疏

冊三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四十六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祭法第二十三○

陸曰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

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

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

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也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

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神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文王而宗武王

郊禘

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郊禘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

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

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

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禘大計反饗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反作鯀古

本反篇末皆同冥莫經反契息列反下同圜音圓大昊音泰下大廟大祖大昊同昊亦作皞胡老反下放此句古侯反芒音亡夏戶嫁反後夏曰皆同少詩召反下放此謨音辱本亦作辱以上時掌反芒音亡夏戶嫁反後夏曰皆同少詩召

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

而郊饗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饗配也○祖顓頊而宗堯

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

堯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
 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
 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注禘郊至殺也○正義曰此禘謂祭昊天
 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旣灌及春秋禘于
 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自也及大傳云禮不王
 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旣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
 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爾雅釋天云
 禔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總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
 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
 頽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
 昌意昌意生頊頊氏七世祖以頊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出自以其
 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
 卽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
 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
 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
 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
 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
 程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
 立后稷廟不立饗廟是周人尊饗不若后稷及文武以饗配至重之天何輕重
 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識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
 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文自了不待
 必爲此釋者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
 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識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

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稷契及堯俱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紹虞同符士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嘗身相傳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爲五年大祭又以圜丘卽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饗卽高辛氏傳十世五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產玄囂玄囂產喬極產高辛是爲帝饗帝饗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產蟬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蟠牛蟠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教又顓頊產鰲鰲產文命是爲禹司馬遷爲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也以孝經云宗祀通言爾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載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屬天子之尊

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異也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己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而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云郊饗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饗與鯀及冥后稷之等配之皆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寡明堂雖卑於郊總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衆禮之殺也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辭犧坦也坦明貌也折炤哲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犧連言爾天曰燔柴壇大丹反下同瘞於滯反埋武皆反爾雅云祭地曰燔音煩爾雅云祭地曰瘞埋折之設反注同舊音逝又音制辭私營反字林云火營反處昌慮反坦吐但正犧柴至炤反炤本又作昭同章遙反又之召反哲之設反一音制勑於糾反正犧

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於泰壇者謂犧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用辭犧鄭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犧連言爾然宜用黑犧今因言以辭犧祭天所用而立其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辭犧也辭犧之義已具郊特牲疏○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注壇折至言爾○正義曰案禮器云至散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饋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至成注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犧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犧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

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

不祭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

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

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縛字之誤也幽縛亦謂星壇也星以晷始見縛

之言營也雩縛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

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縛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縛之四方

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

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相近依注讀爲縛如

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坎若感反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爲縛元埋少

榮敵反王如字見賈逵反注同亡如字無也一音無吁許于反疫音役元至不

祭○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

之事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

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

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熟唯殺牲埋之

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禳祈禳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

則祭禳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

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城如宮也

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闔也宗當爲縛縛壇域也

謂其壇爲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月明於夜故

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城而祭之故曰幽縛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

名也零也呼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縛亦營城也爲營城而祭之故曰雩縛也○

四坎壙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山林川谷丘壙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壙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卽謂山林川谷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神舉全數也○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天子也祭百神者卽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注昭至數也○正義百故云亦謂陰陽之神言亦者亦天地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恒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懲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之明非常禮也祭時意謂此諸神爲祈禱之禮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謂春夏秋冬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大者謂春夏秋冬之氣不和爲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大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爲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皆祭用少牢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爲故鄭皆以爲祈禱之祭也故讀相近爲禳祈爲禱祈之祈讀宗爲禦也然案莊二十五年皆傳云凡天災有禦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灾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灾有禦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說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禦禦皆有牲故引感精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春秋於義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

春秋之通例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皆當爲祭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皆當爲祭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祭字相近故並讀爲祭也祭之言營者案莊二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闔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祭有營義故讀爲祭云雩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郵云雩呼吁嗟哭位故云雩爲吁嗟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以此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闔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祭有營義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弓此文者證經中宗爲祭祭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也者計天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而已假此成數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尙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晃以爲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尙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尙書同鄭駥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寶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顛師兩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爲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爲異說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既非鄭義今略而不論

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大如字徐音泰岱音輔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顚頊及魯

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下同意。大凡至
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更古行反數色主反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各依文解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
有識故云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
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者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
此論七代更變者故曰黃帝以下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者前論五代不變
也○其餘不變者除此禘郊宗祖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注生時
至法也○正義曰云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者以生時形體既異不嫌是同故可
名爲命云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者人與萬物死至同爲野土嫌恐人
與萬物是同故殊異其名謂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嫌其同故也云五代謂
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注七代至取焉○正義曰知通數顓頊及魯者以上
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注七代至取焉○正義曰知通數顓頊及魯者以上
云禘郊宗有顓頊及魯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魯之樂故數
顓頊及魯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者所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
上經五代是也云所不變者必數所法者以前七代變易更立
之周亦變易法象故數變者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
記者之微意也者爲作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前代不變周所變亦數前代不指
法所不變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黃帝及顓頊以下取樂無少昊之
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黃帝及顓頊以下取樂無少昊之
又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皆不云少昊故知無之焉月令秋其
少昊者直以五行在金唯託耳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
死帝曰折人死曰鬼若如皇說前經云不變後經何須重云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
少昊者直以五行在金唯託耳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

立者禘郊宗祖卽云其餘明此禘郊宗廟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可獨據前三事以外總包之其社穆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易也

○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壝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壝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

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壝壇壝有禱焉祭之無

禱乃止去壝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壝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

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壝壇壝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

去壝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

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

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

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

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壝書曰三壇同壝王

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先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

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壝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

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祿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

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

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廟本亦作廣古字壇音善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適丁晉反篇內同顯考無廟顯音皇出注采七代反昭上遙反适天子之下至曰鬼○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同之事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置都立邑皆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也○設廟祧廟主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者則以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四始二文武不遷合爲七廟也一壇一墮者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者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高祖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祧壇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祭之也○遠廟爲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日月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者謂高祖之父若是昭行寄藏武特留故不得月祭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卽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壇爲壇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父既

云去壇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有從壇遷來
壇者則此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諸
侯立五廟一壇一壇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壇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
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
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大祖也大祖乃不得
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爲壇者去祖謂去大
祖也卽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卽寄大祖而不得於大
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大夫
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壇也○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大祖無廟也
○有禱焉爲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旣又無廟若應有
祈禱則爲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爲於此矣然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者爲大祖
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爲鬼者謂高祖若還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
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適士二廟
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顯考無廟者顯當爲皇
考曾祖也曾祖無廟也○有禱焉爲壇祭之曾祖旣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
祭之一壇之設爲於此也亦無禱乃止○去壇爲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
爲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爲一官之
長也一廟祖爾共之又無壇也○曰考廟者爲父立之也○王考爲鬼者謂曾祖則不
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死曰鬼者旣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
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死曰鬼者旣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
壇壇之義案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爲之請命爲三壇同壇以告大王王文王
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注建國制之誤○正義曰弓書曰三壇同壇者諧
故三壇也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者皆爾雅釋詁文云天子遷廟之主
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

于文武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密以下先公
遷主藏于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
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
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
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
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
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
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者以
壇壝之主祫禮畢乃藏之於祧去壇爲鬼主亦如壇壝之主藏在祧故云亦
也既俱在祧所以特名鬼者反顧以其疎遠主在無事唯祫乃祭之故特曰鬼
也弓春秋文二年傳者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云魯煬公者自伯禽之子也至
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祫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者鄭引更證
明鬼主恒在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依世本煬公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煬
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祫于煬公之鬼明知于煬公鬼主而祫
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祫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祫祫故知有主云大夫
有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卽
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
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祫
祫無主爾者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祫祫無主爾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
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
祐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宗廟之主所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
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
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

主七寸文二年作僖公主何休云其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此是木主之制也云其無祖考者上既明其有祖考之文此明無祖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總舉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云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者此卽無祖考之一色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故云鬼其顯考而已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諸本或云大夫適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庚氏云諸侯之大夫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者以上云大夫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鬼者薦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爲鬼與見廟其事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薦而不祭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者適士二廟祖廟爾廟曾祖無廟故云顯考無廟非也是顯考當爲皇考字之誤也

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

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王爲至置社○正義曰此一經明里○爲于僞反下皆同注爲社事亦同注子以下立社之義○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盛今從其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
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注羣衆至出里○正義曰此云大夫以
下謂下至士庶人者謂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
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
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
百室盈止殺時樽社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長職曰以
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
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
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
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
已具郊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
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
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
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
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
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
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明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
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
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
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霤力
又反譴棄戰反此與音餘脾婢支反肺芳廢反肝疏王爲至或立竈○正義曰
音干腎上忍反使色厲反惡言烏路反繆音謬

正義疏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

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神○曰國門者國門謂城門也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謂古諸侯無後者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注此非至爲厲○正義曰小神居人之間司祭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累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齋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时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二時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二時祠司命行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屬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

之云山卽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
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卽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
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
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爲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
爲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得其鬼爲厲故
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產立
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爲厲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

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者重適殤
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
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殤音傷與烏
報反厭於少王下至而止○正義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注王子公
豔反下同少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正義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
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
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
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死鯀郭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